



詩緝卷之十七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鹿鳴之什

小雅

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
 ○程子曰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而
 用之其周公之為乎與二南同也。陳氏曰周
 家之治至於文武其禮文浸以煩縟故周公因
 一事以作一詩其目二十有二以發揚其誠意
 太史錄之其後或舉是事則復歌是詩焉。朱
 氏曰正小雅燕饗之樂也。補傳曰季札觀周
 樂歌大雅則曰文王之德歌小雅則曰周衰有
 遺民意其一則曰觀樂豈能盡歌工人於大小雅
 間取一文二以審其音耳大雅所歌必受命等篇
 故曰文王之德小雅所歌必受命等篇
 思古等篇故曰周衰有遺民

正小雅二十二篇皆中庸尊賢親親體羣臣
柔遠人懷諸侯為天下國家之大經非政之
小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飲食音又實幣

帛筐篚音匡以將其厚意疏曰飲有酬賓送酒

幣之然後忠臣嘉賓盡其心矣

古者上下交而為泰於鹿鳴諸詩見之儀禮

註云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賓燕之樂歌也

故序以羣臣嘉賓兼言之詩不言羣臣唯言

嘉賓則總謂羣臣為嘉賓以禮待臣之厚也

詩中求規益序所謂盡心謂忠告無隱也上

下之情不通則忠臣嘉賓雖欲盡心以告君

而其勢分隔絕有不可得者義在得字非為

必待燕而後盡其心也杜甫云聖人筐篚恩

實欲邦國活得古人用詩之意矣

呦呦鹿鳴呦音幽。程子食野之苹音平。傳

。牋曰賴蕭也賴音賴陸機曰葉青白色似箸

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脆七歲反

我有嘉賓今日總稱羣鼓瑟吹笙瑟解見關雎

以匏為之十三管列匏中而施簧管端。李吹

氏曰瑟者包義氏所作笙簧女媧氏所作

笙鼓簧鼓其笙中之簧。今日鼓謂動其聲易

繫辭鼓之以雷霆注鼓動承筐是將奉也。傳

也吹笙則動其簧而發聲。示我周行示毛如字

日筐篚屬人之好我好去鄭作實行

將行也。毛如字鄭音航。朱氏曰周行大道也。

興也鹿得野苹而呦呦然和聲呼其類以共

食之興君有飲食召羣臣嘉賓與之燕樂也

我有此嘉賓為之鼓其瑟吹其笙吹笙之時

動其笙中之簧又奉承箱篚以盛幣帛而將

其意情文相稱驩欣交通庶乎人之好愛我

者示我以大道矣以告我者為相愛蓋道之

使言也燕禮於旅也語所以通下情求規益

豈曰耽樂飲酒乎哉。釋草苹有二種一云

苹萍其大者蘋此水生之苹也解見采蘋一

云苹蘩蕭郭璞云今蘩蒿也此陸生之苹也

卽鹿所食是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呼毛反。蒿我有嘉賓德

音孔昭德音解視民不恍音挑。朱氏曰恍薄

見假樂

曹氏曰視民與

視民如傷同義君子是則是倣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

教傳曰遨遊也。今日言其禮之從容也。

嘉賓教益於我皆有德之言甚昭明矣其視民則不薄之謂所言皆仁厚也雖君子之人猶法則之視倣之言可為善類之師表也我與之燕飲而教遊庶乎從容欵洽而有磨礱浸潤之益非徒遊燕而已。牋破上章示我之示為寘故以此章視民之視為示今皆如字則此視為瞻視之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音琴。傳曰芩草也。陸璣曰莖如欵股葉如竹蔓

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亦喜食之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

琴和樂且湛

音耽字又作耽。傳曰湛樂之文也。

我有旨酒以燕

樂嘉賓之心

非徒養其氣體也以之燕飲而樂其心庶其罄竭而無隱耳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勞使並去聲。疏曰事畢來歸也。

有功而

見知則說矣

說音悅。李氏曰四牡五章皆言其勞則是深知之矣。

人臣之事皆職分所當為不計其君之知不知也此特序詩者之辭以為使臣有馳驅之勞而其君能深體之其心之喜說當如何非使臣必待見知而後說也

四牡駢駢音非。傳曰駢駢行不止之貌。周道倭遲倭音威。詩記曰使

臣初發自周道以往。傳曰倭遲回遠之貌。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

○李氏曰王事者公事也。○解見唐鵠刊我心傷悲

使臣既還文王燕饗以勞之而歌是詩焉述其在途之情而設為使臣自道之辭若曰我

乘四牡駢駢然行而不止由岐周之道而往

他國倭遲然回遠我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

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以廢公是以我心

自傷悲耳所悲之事謂念父母也下章言之

○文王未嘗稱王而言王事者諸侯受天子

之命以治其國西伯受天子之命以統諸侯

使臣往來皆王事也朱氏曰為臣者奔走王

為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則不以是而

自安也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

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

○賤曰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
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
曰臣之事君也必先公而後私
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四牡駢駢嘽嘽駱馬
嘽音灘駱音洛○傳曰嘽
嘽喘息之貌白馬黑鬣曰

駱○嘽嘽考見崧高○山陰
陸氏曰今之駱馬最耐勞
豈不懷歸王事靡

盥不遑啓處
音杵○釋言曰啓跪也○釋曰莊
子云擊蹠曲拳說文云蹠長跪也

蹠音起○傳曰處居也○項氏曰古者席地故
有跪有坐跪即起身居則坐也孝經居吾語汝

坐而有所敬則跪○今日跪者雙膝著地而直
身也坐者雙膝著地而坐也○李氏曰大意為

不暇居
處之義

駱馬耐勞苦今以勞之故猶嘽嘽然喘息人

勞可知矣

翩翩者騅
音篇騅音追○朱氏曰翩翩飛貌

佳鳥而十四名騅也
即郊子祝鳩也祝鳩也

鳩也鷓鴣也鷓鴣也
楚鳩也鷓鴣也祝鳩也

鳩也鷓鴣也鷓鴣也
楚鳩也鷓鴣也祝鳩也

音菊鷓音浮亦作夫不鴉音浮鷓音昆鷓音汾鷓
音菊鷓音浮亦作夫不鴉音浮鷓音昆鷓音汾鷓

教民○陸璣曰如小鳩○山陰陸氏曰壹宿之
鳥鳩性慈孝慈謹故聽聲考詳篇云雀聲慘毒

鳩聲慈念鳴鳩性壹而慈祝鳩載飛載下
載則

也
集于苞栩
音許○曰栩柞也櫟
王事靡盬不

遑將父養也
傳曰將

興也設為使臣之言謂在途之時思念父母
因見孝鳥鵲鳩其飛貌翩翩然或飛或下集
止於叢生之栩木鵲鳩性壹飛止不離常處
故得遂其孝養我以王事不可不堅固行役
無常處不暇將養其父鵲鳩之不如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音起。曰杞。枸。杞也。一名枸。枸。

枸音苟。檻音計。今日日本草有枸杞一名仙人杖一名西王母杖山谷有顯聖寺庭枸杞詩云養成九節杖持獻西王母天隨子又言常食杞菊東坡有後杞菊賦即此杞也其根名地骨其莖幹三五尺作叢春作羹茹微苦相傳王事靡盬萊縣南丘村多枸杞高者一二丈

監不逞將母

詩有三杞將仲子無折我樹杞柳屬也有臺
南山有杞湛露在彼杞棘山木也此詩集于
苞杞雅杖杜北山言采其杞四月隰有杞檇
枸杞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驟愁之去。駸音侵。釋文曰驟馬步疾也。今日曰走。

馬曰馳不馳而步疾為驟。錢氏曰駸駸馬前進貌。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將母來諗音審。賡曰諗告也。疏曰左傳云辛伯諗周桓公。

設為使臣之言謂我駕彼四駱疾步而驟駸

駭然前進豈不念親而懷歸乎所以作此歌
詩以養母之情來告於君也此詩本君令作
之以勞使臣非使臣所作然五章皆設為使
臣自述之辭故末章託言使臣作此詩以來
告蓋臣有此勞苦之情不敢自言君探其情
而代之言示君之知其涉苦以勞之也獨言
將母承上章之文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李氏曰先遣而後勞則皇皇者華當在四牡之

前蓋三百篇之本末多有顛倒者如載馳衛懿
公之詩乃在於文公之後清人鄭文公之詩乃
在於突忽之前葛藟平王之詩乃在於桓王之
後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乃在於四牡之後
而豳風之破斧乃在於東山之詩乃在於四牡
此亦非詩之本意也。詩記曰作是詩以遣使
臣在文王時至於周公制禮作樂之也送之以禮
後凡遣使臣無不用是詩以遣之也送之以禮
樂曹氏曰燕以遣之所謂禮言遠而有光華也
疏曰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歐陽氏曰稱
美其能將君命為國光華於外爾。程子曰天
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
宣道化於天下國蒙被聲教是以光華

遣使以禮樂歸又勞之體羣臣也

皇皇者華

傳曰皇皇猶煌煌也

于彼原隰

釋地曰廣

平曰原下濕曰隰。今考釋地云高平曰駢駢。陸傳於原陸皆曰高平當以釋地為正。駢駢征夫。駢音莘。傳曰駢駢衆多之貌。○賡曰每懷靡及。念也。今日懷。

興也使臣還則勞之遣則勉之言皇皇然光明者草木之華于彼原隰之間猶使臣能將命為國光華於遠近也駢駢然衆多之行人皆敏於赴功每念不及於事唯恐不逮也征夫如此使臣可知遣使之初預道其忠勤以勉其能然也。曹氏曰說者以為使臣被君之光寵以遠出近高下皆有光華。

此為使臣之辭則可以為君遣之之辭則不可

我馬維駒

音俱解

六轡如濡

音需。賡曰如濡言鮮澤也。李氏

日羔裘

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沮之平。歐陽氏曰周徧也。賡曰

爰於也。釋詁曰諏謀也。程子曰採察求訪使臣之職。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

所乘之馬維駒在手之六轡其鮮澤如水沾

濕之乘是車馬馳驅疾行當周徧其所而詢

問之以廣人君之耳目亦勉之也諏謀度詢

皆訪問之意不必分咨事咨難之類

我馬維騏騏解見六轡如絲李氏曰如絲言調直也載馳

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駟駟解見六轡沃若說文曰沃灌既也補傳曰沃潤澤

也。今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我馬維駟音因。駟詳解見駟六轡既均傳

均調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詢音荀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音弟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疏曰左傳富辰云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

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閔于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周公所作但召穆公虎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規之耳故鄭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朱氏曰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為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為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天燕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而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詞哀蓋處兄弟之變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義也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意其詞氣和平必異於此故序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

讀此詩知後序亦有不可廢者矣

常棣之華曰常棣也玉李也。釋木曰唐棣棣常棣棣移音移。舍人曰唐棣一名移

常棣也一名棣。郭璞曰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程子曰今玉李也。華鄂相承甚力。○李氏曰何彼穠矣言唐棣之華與論語所舉偏其反而則爾雅所謂移也。此常棣與采薇言維常之華則爾雅所謂棣也。鄂不韡韡。鄂音諤。韡音偉。○賡雅所謂棣也。鄂比於弟。華比於兄。○錢氏曰凡今之人。凡今之人。○范氏舉世之莫如兄弟。○傳曰韡韡光明也。凡今之人。○范氏

與也。玉李其華繁密其鄂豈不韡韡然光明乎。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承覆而光明猶兄弟相承覆而榮顯也。凡今之人與我交接者皆莫如兄弟之至親也。凡今之人總言

下文朋友妻子也。一章發端姑言兄弟之常而辭氣抑揚之間已有感歎不盡之意其斯周公之心乎

死喪之威傳曰威畏也兄弟孔懷傳曰懷思也原隰裒矣

哀薄侯反。傳曰哀聚也。王氏曰不得保其常居患難之時也。兄弟求矣

一章以華鄂相輝喻兄弟之求顯姑以安樂之時言之既而斷以凡人皆不如兄弟則安樂之時未足以見其情之切至於是二章以下皆以死喪急難之事驗之死喪可畏怖之

事他人未必相念維兄弟甚相思念也方困

窮流離羣聚於原野之時維兄弟則相求以

相依也詩記曰疏其所親而親其所疏此失

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及疏秩然有序兄弟

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亦厚矣初非薄於朋

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

除胡可保哉

脊令在原令音零。曰脊令雪姑也。釋鳥曰

行則搖。陸璣曰大如鷄。雀長脚長尾尖喙背

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

之連錢鷄音晏。山陰陸氏曰義訓云鷓鴣錢

母物類相感志云俗呼雪姑其色蒼白似雪鳴

也

則天當大雪極為驗矣。程子曰言鷓鴣兄弟

首尾相應兄弟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也兄弟

急難如字又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平聲又去聲

也

脊令飛則鳴行則搖在原者是其行時也非

在原不見其行故以在原言之脊令行而在

原則搖其身首尾相應如兄弟急難相救也

世以手足喻兄弟亦謂如左右手之相救一

體同氣天性自然至親至切之喻也每猶凡

也當急難之時凡有良朋於此長歎而已未

詩經卷之二

必能相救也

李氏曰林回云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

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

○小宛取義在於飛則

鳴故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此詩取義在於

行則搖故曰脊令在原程子以為脊令首尾

相應是也鄭氏以為水鳥宜在水中在原則

失其常處故飛鳴以求其類非也今雪姑非

水中之鳥若失其常處而飛鳴以求其類凡

鳥皆然何獨脊令哉

兄弟鬩于牆

閱許歷反。傳曰鬩狠也。

外禦其務

如字讀者又音侮。

今日禦止也務猶事也

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曹氏曰烝衆也

也相去聲

兄弟或不相得鬪狠於牆內非令兄弟也然

有他人來侵侮之則同心以外禦為務不以

小忿而敗親也當他人侵侮之時良朋雖衆

然無相助者言兄弟之不令者猶勝朋友之

良者也

朱氏曰此章正為管蔡啓商之事而發以明兄弟恩情之篤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情義之輕重當於死生患難之時觀之若喪

亂既平安寧無事之時則以為兄弟不如友
生矣何不於死喪患難之時觀之時乎。或
謂友生約我以禮義兄弟所不如非此詩重
兄弟之意或曰及其安寧乃謂兄弟不如友
生可乎文意不順

儼爾籩豆

儼音鬢。傳曰儼陳也。

飲酒之飶

蘇氏曰飶饌之去聲。

也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樂音洛。程子曰孺親慕之義小兒親慕父母

謂之孺子

生患難之時惟兄弟義重則平安之時不可

忘兄弟也宜燕兄弟以親睦之儼陳爾之籩
豆飲酒至於饜飶兄弟具集和樂而相親慕
也

妻子好合

好去聲

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傳曰翕和合也

和

樂且湛

音耽。鹿鳴傳曰湛樂之久也

薄俗多知妻子之愛而忘兄弟之重故言爾
於妻子好合和睦如鼓瑟琴其聲相應然必
兄弟翕合相聚然後其樂湛久也兄弟不相
合而唯樂其妻子其樂淺矣

宜爾家室樂爾妻帑

音奴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為妻帑字。傳曰帑子也

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傳曰亶信也

承上章之文言爾能與兄弟翕合則可以宜爾之室家樂爾之妻帑爾試窮究之圖謀之庶幾信吾之言乎蓋必深長思之而後以吾言為然也家室言妻帑所在妻帑即室家之人也。此詩專以死喪急難之事明兄弟恩義之至切雖朋友妻子皆不如兄弟之重八章之中勤拳反覆蓋周公處兄弟之變其事

雖已往而懇切哀傷之心其痛猶未定也詩中雖不言管蔡之事而閔管蔡之心惻然溢於言辭之表矣坡詩云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此最說得周公之心出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後序之言無害於理而以說此詩則支離矣

伐木丁丁

陟耕反音近爭。劉氏曰丁丁聲相應也。

鳥鳴嚶嚶

音嬰

曰嚶嚶兩鳥聲也。

出自幽谷

傳曰幽深也。

遷于喬木

傳曰喬高也。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戕曰遷處高木者呼其尚在深谷者。

相彼鳥

矣相去聲。戕曰相視也。

猶求友聲矧伊人矣

傳曰矧不况也。

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程子曰和謂相好。今日平謂不爭。

興也山中伐木其聲丁丁然相應是與人共

伐之有朋友之義焉鳥在木上聞伐木之聲

則嚶嚶然驚鳴而飛自深谷之中遷徙于他

木之上其驚飛倉卒之際猶不忘其類作求

其友之聲喻朋友相求相援也視彼鳥之無

知尚作求友之聲況以人而不求友生乎神

聽聞之之吾儕相與為友當終久相與和平

也

伐木許許音虎。朱氏曰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云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

勸力之醜酒有藇醜音師藇徐之上濁。傳曰以筐曰醜以藇曰涇藇美貌

歌也。疏曰筐竹器也藇草也漉酒者或用筐或用

草用草者用茅也。借四年左傳云爾貢包茅不

入王祭不供無既。有肥羜音紆除之上濁。傳曰羜音紆除之上濁。羊也。郭

璞曰今俗呼以速諸父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

者。傳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疏曰禮記注云稱之以父與父親親之辭也。長曰伯少曰叔。天子稱朝廷公卿則無文蓋依諸侯之例。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傳曰微無也。於粲灑埽。舊音烏灑。總之上埽音課。陳饋八簋。饋音匱。簋音軌。傳曰粲鮮明貌。陳饋八簋。簋解見權輿。曹氏曰八簋言其盛也。正義以為周官掌客云五等諸侯簋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禮用六簋。毛云天子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而言耳。然序云朋友故舊何止族人此乃文王詩其事猶在商世周禮皆出於周公制。既有肥牡。疏曰肥以作以後豈得拘以為制哉。既有肥牡。疏曰肥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傳曰咎過也。

上章以伐木共事為朋友之義故下章每言

伐木以題之言伐木者眾人共力其聲許許然有朋友相資之義也。以筐醜酒而去其糟其酒蕪然而美又有肥豜以召同姓朋友曰諸父者而燕樂之寧使彼適然有故而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也。於是粲然鮮明灑埽其室庭陳其飲食有八簋之盛又有肥牡以召異姓朋友曰諸舅而燕樂之寧使彼適然有故而不來無使我有故過咎也。

伐木于阪

音返。阪解醜酒有衍。上去二音。見東門之墀。今日衍水溢。

也言酒邊豆有踐解見兄弟無遠上去二音

朋友之民之失德乾餼以愆餼音侯字亦作糗

公劉乃裹餼糧王制乾豆注云乾謂腊之以為

乾其肉腊音昔音泥有酒湑我湑須之上傳曰湑昔

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泝之而去其糟泝音

無酒酤我酤鄭音沽又音顧毛音戶歲曰酤

坎坎鼓我宛丘傳曰坎擊鼓聲蹲蹲舞我蹲音逡傳

追我暇矣及也飲此湑矣

醜酒有衍而滿邊豆有踐而成行列朋友同

儕曰兄弟者無有疏遠皆使召之而與之燕

也民之失德者不能厚朋友故舊之禮或因

乾餼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此可為戒故

我命有司設燕者曰有酒則為我以茅昔之

無酒則為我酤買之非必無酒設言縱使無

酒猶當酤之篤於朋友不以有無為辭也下

文言飲此湑知不待酤也又令鼓人坎坎然

為我擊鼓又令舞人蹲蹲然為我興舞今正

及我閒暇矣與朋友飲此所湑之酒也當燕

飲之時言此者見恩厚之意常存前此特未
得暇耳示殷勤也。此言無酒設言之耳前
漢食貨志義和魯匡言承平之世酒酤在官
和旨便人非經意也一詩之內凡言我皆燕
朋友者自我也曰微我有咎微我弗顧迨我
暇矣及滑我酤我鼓我舞我皆同鄭氏以為
族人陳王之恩則是臣答君之辭非君燕臣
之辭矣君燕臣之樂歌但當述已待臣之意
不當述其臣感已之辭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毛氏六章六句今從劉氏每章首言

伐木是也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

今考下下本註俱去

聲韻註上字音暇降也自上而下也下字退去
之上濁底也元在物下也然上濁讀為去聲
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歸美於上以答其歌。蘇氏曰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宴其羣臣天保者豈以答是五詩於其燕也皆用之歟

此報上之樂歌也謂答上篇五詩以相成也

天保定爾

賡曰保安也。朱氏曰爾指君也

亦孔之固

傳曰固堅也

俾爾單厚單鄭音丹毛音重○今曰俾爾猶卷

何福不除音筋○程子曰除有消去之義其受

除舊而俾爾多益補傳曰曰厚亦取厚下之

莫不庶賡曰莫無也○傳曰庶衆也

天下無德外之福故詩人祝君以福必本之

以德言天安定爾位亦甚堅固矣使爾每事

盡厚則何等福不消受也使爾多行利益則

民物無不蕃庶也厚謂忠厚益謂利益於民

損上益下則益矣損下益上則損矣民物蕃

庶即君之大福也○此詩曰厚曰益曰穀皆

以俾爾言之祝君之德也曰除曰庶曰宜曰

興曰增皆以無不莫不言之祝君之福也俾

爾單厚則欲其每事皆厚俾爾多益則欲其

每事皆益俾爾戩穀則欲其每事皆善謂有

一之未厚未益未善則不足為君德之全歸

美之中有責難者寓若盡以為言福祿則全

篇皆容悅之辭豈古者君臣相與之義邪凡

詩人頌福多兼德言之

天保定爾俾爾戩戩戩音剪。朱氏曰戩與剪同。盡也。穀善也。言盡善云。

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罄無不宜傳曰罄盡也。受天百祿降爾

遐福傳曰遐遠也。維日不足

使爾盡善則無所不宜宜君宜王宜民宜人

宜兄宜弟無所不順也故能受天之百祿降

爾以遐遠之福滿招損謙得益故福祿雖盛

而不自止足所謂吉人爲善維日不足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釋地曰高

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上言福除矣庶矣宜矣此又欲其福之興興

言興盛也如山之高矣又復如山脊之岡則

愈高矣如阜之大矣又復如大阜之陵則愈

大矣此所謂興也山阜岡陵猶有定體故又

欲其福之增增言加益也川本源深流長而

方至則又盛長之初其增不可量也

吉蠲爲饎蠲音鵠。饎音熾。傳曰吉善也。蠲潔也。饎飲酒也。是用孝享

傳曰享禴祠烝嘗禴音藥。疏曰自殷以上則禴禘烝嘗王制文也。至周則

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曹氏曰此詩云禴祠烝嘗蓋追作於成王世耳。

寺碑卷之七

公先王舟。賤曰先公謂后稷至諸塾塾音籌又音

紂亞圉后稷而已言后稷至諸塾者廣舉先公

之數不謂祭盡及先公也紂音贛。朱氏曰先

王謂大王以下也文王時周公所未有曰先王者

此詩非武王時作則或周公所更定者歟

曰卜爾今日君即先公先王也。朱氏萬壽無

疆

吉善蠲潔以為酒食是用致其孝敬之心以

獻享之夏禴春祠冬烝秋嘗以四時祭於先

公先王也先公先王言其爾得萬壽無窮之

福此謂嘏辭也

神之弔矣弔音的。傳詒爾多福詒音移。傳

音民之質矣程子曰日用飲食羣黎百姓賤曰

也。李氏曰羣黎徧為爾德

此章承上章祭祀言神以來至矣遺爾君以

多福民皆質實矣智巧不生日用飲食而已

故羣衆百姓皆為爾德淳質則近德機巧則

近賊也上既曰民下復曰羣黎百姓申廣言

之見無一民之不為爾德也德者民心之所

自有而曰徧為爾德者民因君而全其天則

民心之天與君心之天更無差別故民之德皆君之德猶曰莫匪爾極也

如月之恒

音衡胡登反舊亦作恒古鄧反今不從。今日恒常也久也

如日

之升如南山之壽

今日終南山也考見秦終南

不騫不崩

騫音

慙。傳曰

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騫虧也

前既言其福興矣增矣此又欲其永久日月南山松柏皆永久之物也然月盈則虧如月之恒欲其常盈而無虧也日中則昃如日之升言其方升而未昃也日月猶有虧昃又如

終南山之壽不騫虧不傾壞則可謂堅固矣然人君之福非享之一身而已又如松柏之茂無不承其庇覆者則天地鬼神山川羣臣百姓草木禽獸無不賴之。毛鄭以恒為上弦今考恒字無弦義唯恒字訓弦索亦作恒音亘古鄧反恒與恒其字與音義皆不同易恒卦止為常久之義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遣戍役也

戕曰戍守也

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

患北有獫狁之難獫狁音險允難去聲。今匈奴也。以天

子之命命將率將去聲率衰之去也。遣戍役以

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勞去聲還

音杖杜以勤歸也杖音第。程子曰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

勵矣。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

采薇出車杖杜諸詩周之所以興也漸漸之

石茗之華何草不黃諸詩周之所以衰也言

遣戍役者主師衆言之其實遣將率戍役同

歌采薇併將率遣之故詩中兼言君子小人

也三詩述其往返始終之辭大略相似但采

薇是遣之之始預道其勞苦而因以勉之出

車杖杜則述其已事之勞而慰之耳

采薇采薇薇解見草蟲。疏曰二月時。薇亦作止傳曰作生也。錢氏

曰起也。薇曰歸曰歸歲亦莫止。莫音暮。賡曰

始生也。期定其心也。歲莫解見唐蟋蟀。疏曰出車

云春日遲遲薄言還歸則此戍役以明年之春

始得歸矣。期云歲莫莫實未歸。靡室靡家玁狁

錢氏曰歲莫則念歸人情之常。玁狁之故不遑啓居解見四牡玁狁之故

總遣將士設為將士自道之言曰我今從戍

正是春月采取薇菜之時其薇菜亦已作而
生矣曰何時歸乎曰何時歸乎連言之者念
歸之切自計當在歲晚也雖託為軍士自計
之辭亦因示歸期以安其心也男有室女有
家今男不得以室為室女不得以家為家述
其情思也又不暇啓居述其勞苦也皆以獵
猶之故言不得已而用兵非上之人毒我也
此以義曉之而託於軍士之自道若其心之
已諭耳程子曰毒民不由乎上則人懷敵愾
之心矣。補傳曰西漢志謂懿王時

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歌之曰靡室靡
家玁狁之故謂懿王時重歌此詩以勞士卒
耳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

程子曰始長而柔

曰歸曰歸心亦

憂止憂心烈烈

今日如火烈烈言內熱也

載饑載渴

則也

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傳曰聘問也

遣戍之時薇始生其後薇始長而柔脆則可
食矣感時物之變念歸而憂憂心烈烈而內
熱重以饑渴勞苦甚矣我戍守之事未得安
定無人可使歸問其家之安否將率受命之

日則忘其家託為將士自道之辭而勉之以義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曹氏曰薇剛則老硬不可食矣曰歸曰歸

歲亦陽止歲曰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為陽王事靡盬

不遑啓處憂心孔疚音究。傳曰疚病也我行不來來猶

也反

薇始長而柔今又剛矣十月為陽歸其當在

十月之後即上章所言歲莫也十月以後至

十二月皆可稱歲莫憂心雖甚病而我之役

未可以歸亦託於其自道而勉之也。十一

月一陽生十月新陽胎萌故曰陽月猶四月

莠萋以物成於陰而四月微陰胎萌故也

彼爾維何爾乃禮反。傳曰爾華盛貌維常之華傳曰常棣也。解

見常彼路斯何王氏曰路戎路也君子之車棣曰君子謂將率

戎車既駕戎車解見六月四牡業業也。今曰動而不

息之意有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傳曰捷勝也。程子曰言速也

彼爾然而華盛者維何木之華乎維是常棣

之華也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是君子

將率之車也此詩兼遣將率故以常棣之華
喻君子車飾之盛君子既駕此戎車以出征
而四牡之馬業業然動而不息豈敢安居乎
其心自期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耳此託於
將士自期之辭以勉其立功之速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音葵。今日傳於此云騤騤疆也於桑柔云不息也

經四牡騤騤凡四君子所依程子曰依止也。出今皆以為不息

小人所腓音肥。腓從動之義。小人成役也。程子曰

卦咸其腓如足之腓四牡翼翼錢氏曰翼翼象弭身動則隨而動也

魚服弭音敘。傳曰象弭弓反末也。賡曰弭以象骨為之以助御者解轡紛宜滑也服

矢服也紛音計又音結。疏曰弭者弓梢之名是弓之未弭弛之則反山故云弓反末也繩索

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紛解也左傳云歸夫

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也

豈不日戒玃狁孔棘棘急也

駕彼四牡其四牡騤騤然不息此戎車者將

率之所依止戍卒之所從動帥乘輯睦可知

矣遣將率成役同歌是詩故以君子小人兼

言之又四牡翼翼然整肅其弓梢曰弭以象

骨為之其矢服以魚獸之皮為之軍既閑習
器械又備於時將士豈不日相警戒乎獫狁
之難甚急不可不討也亦託於將士自道之
辭而因以警勅之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傳曰楊柳蒲柳也。柳解見秦車鄰。○錢氏曰依依

柳柔弱之貌

今我來思

李氏曰思語辭也

雨雪霏霏

雨音諭霏音妃

○傳曰霏霏甚也

行道遲遲

傳曰遲遲長遠也

載渴載

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言昔我往征戍之時蒲柳依依然柔弱即首

章所言采薇之時也今我來歸遇雪下霏霏

然即首章所言歲亦莫止也首尾申言之亦

丁寧以安其心也此言霏霏想像而預言之

耳我行道遲遲然長遠又困於饑渴我心甚

傷悲矣莫有知我之哀苦者文王遣戍而言

莫知其勞苦乃所以深言其知之也

傳曰君子能盡

人之情故人忘其死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還率也

勞去聲還音旋率衰之去餘同。○賡曰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

時欲其同心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
記云賜君子小人不同日。程子曰此詩所賦
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序大要在歸功將率

采薇方遣行之初而預道其將來之勞苦見
深體之心也出車扶杜當還歸之後而追述
其已往之勞苦示不忘之意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釋地曰郊自天子所王氏曰天

子紂也。董氏曰文王為西謂我來矣召彼僕

夫傳曰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去聲維其棘矣

賤曰棘
急也

文王命南仲伐昆夷玁狁成功而還述其始

事以勞之託為將率自道之辭言我駕出我

之戎車往彼郊外之牧地者蓋有人來自商

王之所命我為此行也我是以召御車僕夫

令使裝載而往也興師出於王命名正言順

矣非文王之私也王事多難昆夷玁狁並起

為患其勢甚急非生事好功也將率可謂能

體國矣一章述其前時之忠敬以慰勞之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李氏曰郊設此旒矣傳曰

龜蛇

曰旄。疏曰此及下傳鳥隼曰建彼旄矣。傳曰旄交龍為旂皆春官司常文也。建彼旄矣。旄傳曰旄在地已屬之於干旄言建旄亦同建之也。疏曰

彼旄旄斯。旄解見鄘干旄。朱氏曰鳥隼龜蛇。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為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離次矣。

今並建之意商以前用此法耳。胡不旆旆。音

車結旌武車綏旌飛揚之貌。董氏曰禮云德。憂

心悄悄。傳曰悄悄憂貌。邶柏舟。僕夫况瘁。音萃。也。

瘁也。悴也。設為將率之辭言我出車往彼郊地之時人

競於趨事或設旄於干或建旄於車車上載

千干上設旄干首有旄旄旄互言之耳言此

旄彼旄見一時並設也彼旄與旄何有不旆

旆然飛揚者乎言皆旆旆然飛揚軍容甚張

也軍容雖甚張然臨事而懼故憂心悄悄然

僕夫左右之人亦為之憔悴則將率可知矣

二章述其前時之戒懼以慰勞之也。繼旄

曰旆旄以全帛為之續旄末為燕尾者名之

為旆言旆之本體也左傳建而不旆言張旆

也此胡不旆旆乃飛揚之貌生民荏苒旆旆

亦揚起也

王命南仲傳曰王殷王也往城于方傳曰方朔

之國也。疏曰朔方地名。朱氏曰今靈夏州

西夏所據之地。曹氏曰即六月所為侵鎬及

方是也。出車彭彭音棚。今日經中唯載驅行人

也。皆如字出車詩出車彭彭傳云馬貌蘇氏曰壯

盛北山四牡彭彭傳云不得息大明駟駟彭彭

疏云強盛烝民四牡彭彭無傳牋云行貌韓奕

百兩彭彭無傳無牋駟以車彭彭傳云有力有

容其說不一然不得息即行之意旂旐央央字如

行而不息亦由壯盛其意一也

又音英。傳曰交龍為旂央央鮮明也。朱氏

曰交龍為旂所謂青龍也。補傳曰所謂旌旗

動色武夫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程子曰禦戎狄

生氣也

不以攻戰赫赫南仲程子曰赫赫玁狁于襄如

為先也

或作攘。傳曰襄除也。今日如不可襄也之襄

文王以殷王之命命南仲為將往築城於朔

方名正言順氣勢增倍故南仲出車彭彭然

壯盛其旂與旄央央然鮮明乃稱王命以令

衆曰天子命我來築城於朔方也師直為壯

矣朔方之地為玁狁所侵軼今王命南仲驅

去玁狁以城之而已不事窮蹙之也赫赫然

顯盛之南仲能除玃狁而驅之出境述其功

也三章述其前事之奮揚以慰勞之也詩記

事以衰敬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歲曰朔方之地六月時也

日復以六月自北徂西而伐西戎也今我來思李氏曰思雨雪載

塗雨音諭。傳曰塗凍釋也王事多難去聲不遑啓居解見豈

不懷歸畏此簡書傳曰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

疏曰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長樂劉氏曰謂王命載之以竹簡也

采薇首章言玃狁之故則遣戍專為玃狁此

詩不及戰事而言玃狁于襄是玃狁不待戰

而自遁北方已定矣既而西戎復興於是

以簡書就命南仲移師伐西戎此章述南仲承

命西伐之事也言我昔自朔方而往伐西戎

當黍稷方華六月之時也今我自伐西戎歸

而在道雪落釋為塗泥春初之時也初謂止

伐玃狁期於歲莫可以畢事而歸因有西伐

之命遂致遷延春初猶在道也往返道路如

此之義蓋以王事多危難不暇啓處我心豈

不思歸乎畏此告急之簡書故奔命相救不
得還也簡書謂移師西伐之命也。采薇言
往自周北戍之時也此詩言往自朔方西伐
之時也采薇言來初期歸時也此詩言來自
西戎歸而在道之時也下章言春乃至家耳
嘒嘒草蟲嘒音趨趨阜螽趨音別螽音終解並見召南草蟲。朱氏
曰此章言其室家相望之情也音充。擊鼓疏曰未見君子戕曰君子斥南仲也憂心忡忡
忡忡為憂之意音充。擊鼓疏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戶江反
降下也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當南仲出征在外之時其室家思望之嘒嘒
草蟲六句與召南義同既見君子亦望其歸
之辭也故曰此赫赫然顯盛之南仲伐西戎
而未歸也。此章鄭氏以為近西戎之諸侯
望王師之至然上章述已伐西戎歸而在道
此章覆說未至西戎諸侯望之則其言無倫
序當從朱氏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卉音諱韻又音毀。傳曰
也倉庚喈喈皆音采芣芣曰芣白蒿也芣解見
采芣芣考見七月

朱經堂
詩經卷一
三

執訊獲醜

程子曰訊問也其魁首當訊問者。醜衆也。今日醜謂徒黨來降。

者薄言還歸

還音旋

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傳曰夷平也。

賡曰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

上章言其未歸也室家望之此章言其既歸

也室家喜之春初在道春深乃至故言春日

遲遲然陽氣舒緩草木萋萋然茂美黃鸝啾

啾然和鳴采芣以生蠶者祁祁然衆多於此

之時執其魁首之可問者又獲其醜衆之降

服者乃赫赫然顯盛之南仲平玁狁而還歸

也敘景物之暄妍稱將率之功伐皆喜而道

之也芣以生蠶婦人之事迹其所見知為室

家之言也獨言玁狁不言西戎者舉出師所

主也采芣不戰亦言執訊獲醜此詩亦不戰

而言之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勞還役也

勞去聲還音旋。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杕杜勞衆故極

其情先王以已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此詩首末皆序其室家

以勞之情

有杖之杜曰杜赤棠也有皖其實皖還之上濁

貌。呂氏曰杜之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

有實秋冬之交也止采薇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興之不兼比者也成役來歸追述未還之時

室家思望之情以勞之示上之知其勞也言

杖然特生之杜有皖然之實是秋冬之交婦

人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之未得歸故言

王事不可不堅固我征夫行役以日繼日無

有休息之期以至日月陽止歲將莫矣婦人

之心憂傷矣征夫閒暇可歸矣望之之辭也

言日月陽止者以采薇遣戍之初期以歲亦

陽止而歸也

有杖之杜其葉萋萋丘氏曰萋王事靡盬我心

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杖杜萋萋然生新葉則春又將莫矣自秋冬

之交即望其歸既而歲莫不至爽初期矣今

至春莫猶以王事之故而使我心傷悲也草

木皆萋然有葉矣女心傷悲矣征夫可以歸

矣亦望之之辭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今日曰枸杞也三杞考見四牡王事靡盬

憂我父母丘氏曰君子父母也檀車幘幘音闡。傳曰

四牡瘡瘡音管。傳曰瘡瘡貌罷音皮征夫不遠

北山之枸杞可采而食則春莫矣時物之變

如此而君子久役未歸以王事不可不堅固

至貽我父母之憂檀車幘幘然而敝四牡瘡

瘡然而疲征夫不遠而當歸也亦望之之辭

○鄭云杞非常菜也孔氏云杞木本非食菜

皆不明言其為何物以采言之當是枸杞呂

氏朱氏以為春莫杞可食杞之可食者惟枸

杞也婦以事舅姑為職汝墳勉其夫以正則

曰父母孔邇蓋謂不必憂家也此詩望其夫

之歸則曰憂我父母蓋謂父母思之當早歸

也汝墳則下之人明其義此詩則上之人體

其情各盡其道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傳曰逝往也。疏曰往過也。

而多為恤傳曰恤憂也。上筮偕止偕俱也。會言近止

征夫邇止

庶幾其歸且不遠矣既而車則不裝載人則不來歸所以憂心甚病也約歸之期已過而猶不至使我多為憂恤矣本期歲莫則歸而春深猶未至是其期已過也於是或卜之龜或筮之著二者皆占問之其言會合皆云近矣則庶幾征夫之歸近矣。此詩四章皆不言戍役來歸之事唯述其未歸之時室家思望之切如此則今日之歸其喜樂為何如也

所以慰勞之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

音離

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

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

音洛

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告音楷。朱氏曰此燕饗

通用之樂歌極道物多且盛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

文武無逸樂之事逸樂亦非文武之心所謂

終於逸樂後序衍說也開後世人主怠政之

漸矣或曰始終通言周興之本末始於憂勤

言其心謂其初創造之艱難也終於逸樂言其效謂其後功成治定遺後人以太平也所謂既醉太平鳧鷖守成皆成王之事而文武憂勤之效也文武之時頌聲未作此詩燕饗之樂歌非告神明之詩而曰可以告亦要其後而言之耳然周公戒成王以無皇耽樂是人主雖當逸樂之時不可有逸樂之心況治未及成周者可不兢兢業業乎疏曰時雖太平猶非政洽頌聲未興未可以告神明但美而欲許之故云可以可以告神明猶言頌聲可作耳此非

告神明之詩也文王之風終於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武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為可告神明近於頌矣。程子曰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度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曹氏曰物之生於最多者莫如魚故牧人之夢以衆維魚矣為豐年之兆

魚麗于罍音柳。傳曰麗歷也罍曲梁也寡婦之笱也。疏曰曲薄也以薄為魚笱

其功易成故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

鯨音嘗沙。傳曰鯨揚也鯨鮪也鮪音駝。郭璞曰鯨今吹沙也。陸璣曰鯨一名黃揚今

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大長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鯨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山陰陸氏曰鯨今黃鰭魚也

性浮而善飛躍故一曰揚也鯨性沈大如指狹圓而長有墨點文常沙中行亦於沙中乳子故

張衡云縣淵沈之鯨鱮也字指云鱮鯨屬異物

夫聖人言詩者必以

志云吹沙長三寸許背上有刺螫人海物異名
記云鯊似鯽而狹小鯽音留見張平子歸田賦
君子有酒從朱氏。舊以君子有酒旨為句。今旨且

多美也 箴曰旨

魚麗于罍魴鱧音禮。曰魴鱧也。解見陳衡門。釋魚曰禮。鮐鮐音皖。今日

毛氏以為厭者也。郭璞云鱧一名鮐。今黑鯉魚道
家以為厭者也。郭璞云鱧鮐山陰陸氏云鱧今
玄鯉與蛇通氣是郭璞陸氏皆同。毛說以鱧為
今之烏鯉魚也。今不從舍人云鯉名鮐。陸璣云
鱧鮐也。似鯉類。狹而厚。是舍人與陸璣皆以鱧
為今之鮐魚也。今從之。鮐音同。又音寵。亦作鍾。

禮音 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罍鯉鯉音偃。曰鯉似鮐也。鮐音拈。今日曰毛氏及前儒皆以鮐釋

鯉惟郭璞以鯉鮐各為一魚。鯉今偃額白魚也。
鮐別名鯉。本草鯉一名鮐。魚一名鯉。魚是鯉。鮐
鯉為一魚。不言是鯉。見郭璞與本草合。毛傳質
略當言似鮐耳。本草鯉魚脊中鱗一道。數至尾
無大小並三十六鱗。有赤。君子有酒旨且有曹氏
曰有言用之。而愈有也。

捕魚者以寡婦笱施之水中而魚麗歷於其
中者有鱮揚有鯊鮓有魴鰓有鱧鮐有似鮐
之鯉有三十六鱗之鯉以六魚略言之見魚
之多耳寡婦笱以薄為之笱簡易成非工緻
之器又施於水中以待魚之自至而其魚靡

所不有萬物盛多可知矣君子又有酒美而
且多以之行禮無不備也。孔氏以鱠鯊皆
為大魚陸璣以鱠為大魚鯊為小魚山陰陸
氏以鱠鯊皆為小魚山陰陸氏又云鱠魚黃
魴魚青鱠魚玄鯁魚白鯁魚赤又云鱠鯊小
魚魴鱠中魚鯁鯁大魚又云鱠鯊長魚魴鱠
之魚則一方一圓鯁鯁之魚則一俯一仰又
鱠鯊魴其性浮鱠鯁鯁其性沈意謂五色之
備而小大長短浮深之不同也然詩人言鱠

鯊魴鱠鯁鯁不過如潛頌言有鱠有魴鯊鱠
鯁鯁多著魚名以見魚之多非謂止有此六
魚也此六魚一一為之說則潛六魚豈又皆
有說乎鱠鯊大小猶未有定說不必泥可也

傳曰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
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
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射祭獸然後殺
獮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罝羅設是以天
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麇不卵士不
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
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暴音
僕罝音畏數七欲反。疏曰風暴謂北風也
芟蓋葉落而盡似芟之也皆十月也不圍之
使迺恐盡物也梁止可為防於兩邊不得當

中皆隱塞
迎音匝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多則患其不善今既多而又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蘇氏曰偕齊也。詩記曰旨即所謂嘉也物雖嘉旨

然陸產或不如水產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偕也

變嘉言旨旨即嘉也旨而偕則無不美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有言無一或缺即所謂偕也物既偕又有適當其時然後盡善今既有而且得其時矣。

詩經說禮多言時魚麗維其時矣楚茨孔惠

孔時頌弁爾殽既時賓之初筵以奏爾時生

民胡臭實時蓋時者適其時之宜三時不害

而奉酒醴以告神魚麗楚茨生民所謂時也

君子之食惟其時物不時不食頌弁賓之初

筵所謂時也雖所言有廣狹皆謂適其宜也

詩記曰所謂時者不專為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閒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魚麗六章二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南陔音該。今曰李善注補亡詩云陔隴也呂向云南方養萬物方此以戒養故取之為

名孝子相戒以養也養音樣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日

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

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

為詰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

下非孔子之舊縣音玄。釋文曰此三篇蓋武王之時周公之禮用為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

子刪定有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毛

氏訓傳各引序魁其篇首故序存而詩亡。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此二句毛氏著之也子夏

得為立序則時未亡以六月序知次在此處也孔子之時尚在漢氏之初已亡故知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也

董氏以為笙入者有聲而無詩非失亡之乃

本亡也此說非也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即所

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矣序

本因其辭以知其義後亡其辭則惟有序所

言之義存耳

詩緝卷之十七

詩緝卷之十八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南有嘉魚之什

小雅

陸氏曰自此至菁菁者莪六篇并
二篇三是成王周公之正小雅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樂音洛

大平之君子

大音泰

至

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朱氏曰此亦燕
饗通用之樂

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皆燕賢之樂歌故曰樂

與賢樂得賢言以樂樂之也猶射義言騶虞

者樂官備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

失職也皆以播之樂歌為樂之也嘉魚謂之

與賢以詩言有酒燕賓是與之相親也有臺

謂之得賢以詩言邦家之基為民父母因以

致福壽名譽是得之為用也陳氏曰大平之君意滿志得侈

心且生得賢則未必有益於治失賢則亦未必趨於亂是以賢者漸致踈棄不肖者漸致

狎昵間有勉彊與賢者共享其樂亦不能久今也至誠樂與賢者共之非天資重厚學與

性成不能如是也

南有嘉魚傳曰江漢之間魚所產也丞然罩罩

張教反。王肅曰丞衆也。傳曰罩筐也。筐音驚助角反。郭璞曰捕魚籠也。李巡曰編細

竹以為罩無竹則以荆謂之楚筐君子有酒丘氏曰君子成王也。今日賤以君

子為斥時在嘉賓式燕以樂音洛協句五殺反

位者今不從進之賢也賤曰式用也

興也魚深潛者也南方江漢之間產善魚編

細竹以為罩而籠取之羣然罩之又罩而後

得之興賢者隱伏於下必人君勤求而後得

之也今賢者既至成王有酒與此新至之嘉

賓用燕飲而相樂未至則勤求之已至則燕

飲之是樂與賢也。成周大平持守之時所

用之人必先有德立政之書卷阿之詩皆曰
用吉士此詩魚曰嘉則味之美瓠曰甘則可
以養人雖為孝鳥皆喻吉士也。左太冲蜀
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注云丙穴在漢中沔
陽縣北有乳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丙地名
也山陰陸氏曰嘉魚鯉質鱒鱗肌肉甚美食
乳泉出於丙穴穴口向丙故曰丙也如上所
言則以嘉為魚名然下文樛木非木名則嘉
魚亦非魚名要之詩人以魚之嘉者瓠之甘

者喻賢耳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

音汕。傳曰汕汕櫟也櫟

療音撩音料又音僚。李巡曰以薄取魚也。李氏曰山陰陸氏云上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至誠之道也淮南子云罩者抑之曾者舉之為之雖異得魚一也觀此則知詩人先言罩後言汕者以見其求賢無方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看之去

南有樛木

樛音鳩

甘瓠纍之

瓠音護纍音縲。詩

瓠則可食者也。今曰纍纏繞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曰綏安也。

興也南方有樛然下曲之木故瓠之甘而可食者得上而纏綿之興成王屈已下賢則賢者得以上進固結而不可解也緩之謂燕飲以安之醴酒不設而穆生去蓋禮貌衰則不能安賢者之心也

翩翩者騅

音追

曰騅鶉鳩也解見四牡。傳

於其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

烝然來思

疏曰思語辭

君子

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今日思皆為語辭

人君之於賢始則多方勤求之繼則禮貌以

招延之其後則賢者聞風自至如翩翩然飛者是孝鳥鶉鳩羣然而自來也卷阿言吉士以有孝有德稱之故此詩以孝鳥喻賢也又思者燕而又燕見交際之款洽所謂至誠樂與也。或云思為語助者上字協韻思慮之思者本字協韻來字與思字協韻然漢廣求思泳思方思皆語助其上字皆不協韻見以古人韻緩二詩皆語辭就以為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樂音洛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大平之基

矣為去聲。補傳曰樂與者樂與賢者相處也樂得賢者為用也

賢者為立治之本成王之樂樂以天下也

南山有臺補傳曰南北指周地之南北也。陸璣曰臺莎草也。釋草曰臺夫須夫

音符。今日以莎草為衣則謂之簑北山有萊

傳曰萊草也。疏曰陸璣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為茹謂之萊烝以上下類之皆

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樂只君子樂音洛

止。丘氏曰萊草名葉香可食者。樂只君子音洛

言無窮也有期則有時而止

興也周地之南山則有臺北山則有萊喻周

家得賢之盛隨取隨有樂哉成王可以為邦

家之基本可以得萬物之福而無期也陳氏曰壽

天天也得賢何益於壽曰君子有四時朝夕書夜節宣其氣勿羸其體苟不近賢者則非

鬼非食惑以喪志雖欲壽得乎

南山有桑曹氏曰可為衣北山有楊曰楊蒲柳可為

材解見秦車鄰。曹氏曰可為舟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

子萬壽無疆

臺萊桑楊杞李栲杻枸楛多其名者喻賢之

多而皆有用也得賢之盛則邦之榮懷而福

壽名譽之所歸也

南山有杞

音起。陸機曰杞一名狗骨山林也。其樹如樗理白而滑可以為函及檢。

板其子為木。蠹可合藥。曹氏曰梓杞也。三杞考見四牡。

北山有李

曹氏曰李

食可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得賢則澤及於民而民親戴之稱頌之

南山有栲

音考。曰栲山栲也。可為車輻解見唐山有栲。北山有栲。紐音

弩。曰扭櫛也。可為弓。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

君子德音是茂

茂盛也。茂

遐不眉壽猶云不遐遠眉壽乎秀眉壽證也

南山有枸

音矩。傳曰枳枸也。疏曰釋木無文。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

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本從南方來其木能令

酒薄若以為屋柱。北山有棟

棟音庚。釋木曰

曰楸屬也。陸機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

材樂只君子遐不黃者

音苟。傳曰黃黃髮也。老者也。疏曰舍人云

復黃也。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艾音礙。沈音刈。艾養也。曹氏曰凡此皆可用之材。成王能以

之。以為用兼收並蓄巨細不遺。國家賴之。是以

基本堅固。事業光華。人民有所怙恃。而治安。疆

未登

詩經卷十八

燕及子孫
是可樂也

疏引宋玉賦枳枸來巢以證毛說然風賦字
作枳句李善注橘踰淮為枳句曲也句音溝
非毛義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今日李善注補亡詩云由從也庚道萬物

得由其道也崇丘今日李善注補亡詩云萬物

極其高大也今日李善注補亡詩云萬物

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今日儀謂用

也殄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曰

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

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

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亡皆無以知其篇

第之處。釋文曰此三篇義與南陔等同依六

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有臺前

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疏曰言間

歌者堂上堂下遞歌不比篇而間取之笙者在

笙之中吹案魚麗武王詩也而與嘉魚間歌南

咳等三篇亦武王詩也乃在堂下笙歌之是武
王之詩得下
管蕭湛露彤弓皆天子燕饗諸侯之樂歌而
蓼蕭
其用有別湛露彤弓以顯允君子我有嘉賓
稱諸侯之美則為燕饗諸侯無疑也蓼蕭之

詩以零露喻王澤以既見君子稱天子其下
皆稱贊天子之辭若天子用之以燕諸侯不
應自稱已之美而不稱諸侯之美蘇氏謂人
君以鹿鳴五詩燕其臣羣臣以天保荅其歌
於其燕也皆用之今以蓼蕭之詩亦諸侯荅
湛露彤弓之歌故本序不言燕諸侯而云澤
及四海也諸侯以蕭草自喻君臣之辭也牋
以為四夷之長則拘矣

蓼彼蕭斯傳曰蓼長大貌○曰蕭香蒿也菽也牛尾蒿也菽音秋零露漙漙

兮滑須之上○曹氏曰滑潤澤也既見君子牋曰君子天子也我心寫

兮傳曰寫輸寫也○今日曰心有憂則鬱而不泄如傾寫器中之物則舒快矣燕笑語

兮是以有譽處兮處音杵○錢氏曰譽名也處所處之位也

興也此為諸侯歌之以荅君故以微草自喻

言蓼然長大者是彼蕭之微草天之零露滑

然潤澤無微不被喻我諸侯來朝王者推恩

以接之無所不及也蕭茂則受露多故以蓼

言之也諸侯朝見天子輸寫其心謂傾蓋無

留藏也天子與之燕飲而笑語接之以溫厚

故下情喜悅稱贊天子云宜其有譽有處也
有譽則得其名有處則保其位大榮大安也
既見者幸辭也喜見之也。毛氏曰蕭蒿也
釋草云蕭菽李巡云菽一名蕭郭璞曰卽蒿
也如上所言則蕭卽蒿也釋草又云蒿菽蔚
牡菽郭璞云菽今青蒿牡菽無子者如上所
言則蒿非蕭也山陰陸氏云蒿之類至多陸
璣云蕭今人所謂菽蒿或謂之牛尾蒿似白
蒿莖麤科生有香氣故祭祀以脂藝之爲香

以此言之蒿者總名也曰蕭者蒿之香者也
故取蕭祭脂流以爲香蒿也凡諸蒿曰繁者
白蒿也幡蒿也曰苹者蘋蒿也曰菽者青蒿
也曰蔚者牡蒿也馬薪蒿也曰莪者蘿蒿也
莪蒿也蘆蒿也角蒿也又有邪蒿萋蒿也名
見蒿之類不一故去
刀反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音穰。傳曰既見君子爲

龍爲光傳曰龍其德不爽傳曰爽差也。詩記

大親疎亦不齊矣而王者德施之普各壽考不

稱其分莫不滿足所謂其德不爽也

忘

諸侯既見天子而燕飲則為恩寵為光耀榮其待遇也於是稱天子之德無有差爽謂待諸侯以禮也願其壽考而不忘於人謂常愛戴之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上聲。傳曰泥泥霑濡也。既見君子孔

燕豈弟豈音愷。傳曰豈樂弟易也。宜兄宜弟詩記曰兄

弟自同姓諸侯親者言之。令德壽豈四海諸侯莫不在其中矣。

孔燕猶言盛燕謂其禮甚設也盛燕而又豈

樂弟易情文俱至也於是稱天子能宜其兄弟之國與之親睦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也舉同姓之國者以親該疎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音農又如字。傳曰濃濃厚貌。既見君子

儻革冲冲儻音條冲音蟲。傳曰儻儻也革儻首也冲冲垂飾貌。疏曰儻儻也革儻

轡所鞞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和鸞雖雖今曰

皆鈴也毛以為和。在軾鸞在鑣鄭以為戎車鸞

在鑣乘車鸞在衡。詩記曰後漢志注云于寶

和應奇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鸞雖雖言

得其萬福攸同。今日諸侯同受福賜也。

天子賜諸侯以車馬其儻革冲冲然垂飾其和鸞之聲雖雖然和諸侯受福均也采菽言萬禮攸同瞻彼洛矣言福祿既同與此一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露湛直天子燕諸侯也朱氏曰文四年左傳審武子云昔諸侯朝

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

湛湛露斯傳曰湛湛盛貌匪陽不晞音希。傳曰陽日也晞乾也

厭厭夜飲厭音淹。傳曰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

也醉而不出是滌宗也。牋曰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燕飲之禮宵

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疏曰主法自當留宿賓則可以辭主諸侯皆當辭出但主得其辭異姓則聽之出同姓則不辭無歸

與也湛湛然茂盛之露非見朝陽則不乾夜飲厭厭然厭足非至醉則不歸。左傳無厭將及我姜氏何厭之有皆謂飽足厭厭夜飲為以漸至醉浸漬厭足之意毛以為安孔釋以為閑蘇以為久其意一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傳曰豐茂也厭厭夜飲在宗載

考傳曰夜飲必於宗室。朱氏曰宗室蓋路寢之屬也。牋曰載之言則也考成也

草茂則得露多喻夜飲在路寢而成禮受恩
優渥也。燕禮云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注云
寢路寢也當從朱氏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疏曰杞棘之木顯允君子朱氏曰君子指

諸侯為賓者也莫不令德

杞棘得露雖厚而枝不低垂喻顯明允信之

君子飲酒雖多而德將無醉也

其桐其椅音伊解見定之方中其實離離傳曰離離垂也歐陽氏曰喻諸

侯在燕有威儀耳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桐椅柔木而實離離喻君子飲酒之時有令儀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彤音同天子錫有功諸侯也朱氏曰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

錫以弓矢之樂歌也。書文侯之命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僖二十八年左傳晉文

公敗楚於城濮獻功於王王饗醴命晉侯有賜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茲音盧。元年甯武

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形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以覺報宴注覺明也

以明報功宴樂。疏曰甯武子所言及晉文侯所

先彤後茲弓少茲多舉重可以包輕故直言彤弓也

有弓則有矢言弓則矢可知故亦不言矢

也。陳氏曰：春秋所載皆謂諸侯有功則王賜之弓矢，以旌伐功而已。未嘗謂既賜然後得專征也。王制言：賜弓矢以將，王然後征。蓋言天子命諸侯征伐，故賜弓矢。以將，王然後得專征。伐由漢而言乎？鄭氏遽謂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由漢而下，有無君之心者，徵求弓矢之賜，脅諸侯而肆其姦者，紛然蓋成康啓之也。詩記曰：所謂專征伐者，如四夷入邊，臣子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疆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彤弓 召兮。昭音超。疏曰：彤赤也，為弓者皆漆。既赤則知茲者為黑也。色以赤者，周之所尚。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為重耳。其體同異未聞。傳曰：受言藏之。李氏曰：言語辭也。我有嘉

賓中心 貺之。傳曰：貺，鐘鼓既設，一朝饗之。賡曰：朝，

早朝也。入飲，賓曰饗。飲音蔭。疏曰：饗者，烹大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周語云：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言一朝者，言王殷勤於賓，早朝而即行禮，燕或至夜饗，則如其命數成禮而罷。故云一朝元年左傳云：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

天子以彤弓賜有功諸侯，昭然而弛，賜弓不張也。令諸侯受藏之，示珍重之意也。又稱此受賜諸侯為嘉賓，言吾中心至誠貺賜之故。陳鐘鼓之樂，一朝設饗禮而畀之饗禮，用早朝也。彤弓非常賜也，鐘鼓大樂也，饗盛禮也。設盛所以重彤弓之賜也。

彤弓昭兮受言載之傳曰載以歸也。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右助也右與宥侑通皆助也莊十八年左傳云王饗醴命之宥注以幣物助歡也僖二十

五年二十八年皆云饗醴命宥是饗禮必有賜以為宥而彤弓則宥之大者也

彤弓昭兮受言橐之橐音高。傳曰橐韜也韜音切本又作鞬釋文云弓

也本我有嘉賓中心好之好去聲鐘鼓既設一朝疇

之疇音雛。傳曰疇報也。疏曰王肅云報功也

鄭以疇為獻疇但酬酢是燕禮其饗禮為訓共儉爵盈而不飲未必有疇酢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菁音精樂育材也樂音洛君子能長育人

才長音掌則天下喜樂之矣陳氏曰小雅之詩皆因某事而歌某詩菁

菁者莪之詩宜何歌乎余以謂天子行禮於學校而宴飲之時則歌此詩焉

樂與賢樂得賢樂育材三詩一體皆言以樂

樂之育材於學校而燕飲作樂歌此詩焉是

樂育材也以君心之樂感人心之樂義理之

樂同也詩皆述天下之喜樂而人君樂育之意自見矣

菁菁者莪

傳曰菁菁盛貌。曰莪莪蒿也解見蓼莪

在彼中阿傳曰中阿

阿中也大陵曰阿

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興也莪蒿雖微物美而可食故以喻人材言菁菁然茂盛之莪蒿由生於阿中得阿之長養而然喻君子能長育人材無微不遂也既見此能育材之君子則莫不喜樂而有威儀樂見良心之興起有儀見善教之作成。說

者多以樂且有儀指君子非也既見者幸辭也喜見之也今考詩中既見君子重言二十有二見於九詩汝墳風雨唐揚之水車鄰出車蓼蕭頍弁隰桑及本詩或妻見其夫或國人見賢者或臣見其君凡既見君子之下其接句皆述喜之之情謂見君子者喜非所見者喜也若以樂且有儀為君子則既見二字無所歸下云我心則喜樂即喜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

音止。傳曰中沚沚中也小渚曰沚解見采芣

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

傳曰中陵陵中也

既見君子錫我

百朋

言古者實此具為貨也五具者漢書食貨志以為大具牝具小具不成具為五也言為朋者謂小具以上四種各二具為一朋而不成者不為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具其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具為一朋也

賜我百朋言人材既成則厚其祿而用之

汎汎揚舟載沈載浮

朱氏曰載則也

既見君子我心則

休

休者休休然也今日休休樂也

興也揚舟汎汎然於水中無所維繫或沈或

浮未可知也猶人材汎汎然於天下無所依

歸或成或壞亦未定也今見此君子能長育

之則人材皆可以成就故我心休休然安樂

也。舊說沈物亦載浮物亦載韓退之亦從

之且詩中載馳載驅載笑載言載饑載渴載

清載濁載飛載止凡言載皆則也獨以此為

載物於舟非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

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正之次也。釋文曰從

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印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

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

其道理矣

疏曰由庚以下不言缺者因文起義明與上詩別文武俱言缺周公成王

變文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

由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

基隊矣隊墜音義同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

蕭廢則恩澤垂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

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

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李氏曰由庚之詩本在於南山有臺之下

今乃列於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前而不依於序者夫詩之見存者其先後不可必其次第如常棣乃周公之詩而列於伐木之後已不可得而知況其亡者又安得而知之乎姑闕之不可也

夷。朱氏曰成康既沒文武之政侵尋弛壞至于
管絃之聲未衰然其實不舉則無所施之所謂
廢也。宣王中興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北伐南征
以復文武之竟土故序詩者詳記其所由廢興
者如此以發其端而雅之於經者於是變矣

四夷交侵由於小雅盡廢則宣王征伐必內

脩以為之本矣

六月棲棲音西。朱氏曰六月建未也。司馬法冬夏不

興師。李氏曰棲棲不安也。今日詩經月皆

也。黃氏曰人知其上之出於不得已雖六月

安我戎車既飭音勅。朱氏曰戎車革輅之等也

王之五路革路以即戎故知戎車革路之等也
春官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莽
車所設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陳之
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莽車所對敵自蔽隱
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是與王
同。但不知備五戎以否。萃音倅。廣光之去莽薄
經反。輕去聲。五戎以否。萃音倅。廣光之去莽薄
疏曰。飭齊正也。四牡騤騤音葵。桑柔傳曰騤
載是常服服韋弁服也。常玁狁孔熾音熾。傳
我是用急王于出征傳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
于民生之不易。杜元凱以于匡王國正也。匡
為曰。疏曰。毛以為王自征以匡王國正也。匡
吉甫受命北征以建未盛夏之月棲棲然不

遑安其戎車既皆飭正矣四牡又騤騤然不
息乃載是兵事之常服謂韋弁服也韋弁服
臨戰乃服未戰在道時載之於車也盛夏不
可以出師所以六月行者以獵狁來侵其勢
甚熾盛我是用急討之而不敢緩也王命吉
甫曰今女出征獵狁以正王國謂攘夷狄以
安社稷也汝其勉之此詩作於成功之後而
述其受命之始也

比物四驪

比音備。釋文曰比齊同也。疏曰夏官校人云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

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
色物馬齊其力比物者比同力之物戎事齊力
尚彊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
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驪彭彭又曰乘其駟騤
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
乃取異毛耳騤騤是中駟驪是也校音效
閑之維則傳曰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服也
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傳曰師行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
天子

此同其物擇馬力之齊者乃四驪純黑之馬
此馬先已閑習之皆合法則矣維此六月之
時既成我戎服即日遂行日行三十里王曰

今汝出征以佐天子予一人所倚賴汝其勉

之

四牡脩廣傳曰脩長也廣大也其大有顛魚容反。說文曰顛大頭也。

曹氏曰脩以言其身之長廣以言其腹背之充顛以言其首之大三者相稱所以成其大也

薄伐玁狁以奏膚公錢氏曰奏猶上也。今日書敷奏以言敷奏同日奏罔

功。傳曰膚大也。公功也。有嚴有翼傳曰嚴威嚴也翼敬也共武之服

共音恭。服事也。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四牡身長而腹背廣其首顛然而大見軍容之盛武備素脩以此伐玁狁而奏其大功也

師之羣帥有威嚴者有翼敬者以典是武事

故能制勝而安定王國也范氏曰凡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

玁狁匪茹度也。茹。整居焦獲也。音護。傳曰焦獲周

地接于玁狁者。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侵鎬及方鎬。豪之上

鎬地方也。皆北方地名。疏曰劉向疏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鎬去京師

千里。顏師古云。非豐鎬之鎬。至于涇陽疏曰水北曰陽。織

文鳥章織音志。又音籛。傳曰鳥章錯革鳥為章也。釋文曰錯革鳥曰旗。疏曰史

記漢書之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也。今日檀弓夫子之病革矣

華音白旆央央如字。又音英。傳曰白旆繼旒者。也。央央鮮明貌。曹氏曰白

帛也白旆以絳帛為旆也以帛續旆末為燕尾
戰則旆之。疏曰白旆謂絳帛九旗之物皆用
絳此旆而言旆。元戎十乘。去聲。傳曰元大也
者散則通名。元戎十乘。夏后氏曰鉤車先正
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疏曰
司馬法文也。周禮革路無鉤此特設鉤故以名
車也。此車備設鉤鑿其行曲直有正故曰先正
也。寅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云先疾也。元戎
言大車以先啓行。音航。王氏曰軍前曰啓後
之善者。以先啓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之
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詩記
曰韓嬰章句云大戎者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
上盡其劔戟名曰陷陣之車所以
胃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縵音謾。

此數狄之罪言獫狁不自揆度乃敢深入吾
地整齊而居我焦穫之地閒暇自如無所畏

憚也又侵我北方之鎬與方隊侵至於涇水
之北涇北去周近矣賊烽之熾如此我於是
建旌旗選鋒銳而攘之旗幟之文有隼之章
指旛也又以絳帛為旆央央然鮮明又有大
車謂之元戎以十乘在前先啓敵之行陣也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輕音至。朱氏曰輕車之
也。詩記曰馬援疏云居前不能令人輕却而後
居後不能令人軒注言為人無所輕重也。四牡
既佶。其乙反。賡曰既佶且閑。疏曰閑薄伐獫
狁至于大原。大音泰。傳曰言逐出之而已。

大原文武吉甫

王氏曰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勝敵

萬邦為憲

兵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輕覆而前從前視之如軒却而後言車之良也四牡既信然壯健且復閑習言馬之良也以此伐玁狁至于大原之地驅之出境不窮追也尹吉甫時為大將於是美之曰有文有武之吉甫乃萬邦以之為法辦一玁狁餘事耳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

音耻。傳曰祉福也。今日即王之賞賜也。

來

歸自鎬

錢氏曰鎬玁狁所侵之地非鎬京之鎬也。曹氏曰吉甫既至大原復往鎬慰

撫其民我行永久飲御諸友

飲音蔭。傳曰御進也。

魚鼈

膾鯉

魚音庖字亦作炮膾音節韻亦作鱠。今曰釋文云合毛炙物曰魚楚詞招魂膾鼈

炮羔膾炙也鼈可煮不可包魚今云魚鼈謂火熟之耳或古不同枚乘七發云鮮鯉之膾膾音而
○說文曰膾
細切肉也
侯誰在矣
傳曰侯
張仲孝友
李巡
為孝善兄弟為友

吉甫既伐玁狁而歸王與之燕而喜樂又多

受賞賜王所以燕之者以其來歸自北方之

鎬其地遙遠我吉甫之行日月長久故飲之

酒而進其同志諸友與俱飲以盡其歡其珍

美之饌則以火熟其鼈又以鯉細切而膾之
其吉甫諸友之中維誰在矣有張姓仲字其
性孝友者在焉。孝友者德之本卷阿言吉
士曰有孝有德宣王之時朝多賢臣張仲獨
以孝友稱則必盛德之士也北伐之功繫夷
夏盛衰詩人美其功而結以張仲孝友之辭
蓋有深意存焉豈非養君德者有其人乃攘
夷復境之本歟美宣王北伐而以吉甫燕喜
終之始終之辭也前日盛暑出師棲棲不遑

所以有今日之燕喜也凱還飲至見宣王之

成功也

范氏曰宣王使吉甫征伐而與張仲

之臣養君之心則雖征伐有功於外而不善
之政將出於內朝廷心腹也戎夷四支也故
孝友之臣日納王於善而敦厚之然後戎狄
可攘而外患可除矣。王氏曰吉甫為將於
外而內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者輔王耳目
而迪其心則妨功害能之人至矣妨功害能
之人至則若吉甫者其身
之不閱何暇議勝敵哉

六月六章章六句

采芑

音起

宣王南征也

疏曰上言伐此云征便辭

征北伐二詩皆繫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采
芑之辭緩六月似討而定采芑似畏而服也

薄言采芑

程子曰薄言發語辭。芑芑傳曰采取也。今曰芑嘉穀也。解見生民。李氏曰毛以薄言采芑為菜豐水有芑為草維

糜維芑為穀。王氏皆以為穀。補傳曰新田蓄畝中鄉不應指菜蓋以田畝善養嘉穀。喻周家善養士卒也大雅云豐水有芑詩人於文武士皆以芑于彼新田。釋地曰田二歲曰新田于此

為諭也。于彼新田。孫炎曰新成柔田也。于此蓄畝。始災殺其草木也。疏曰臣工及易注皆同唯坊記注云二歲田曰畝。方叔涖止。涖音利三歲曰新田當是傳寫誤也。方叔涖止。涖音利

涖臨其車三千師干之試。長樂劉氏曰師衆也。干猶今云兵甲也。試肄習。方叔率止乘其四騏也。今日講武試其可用。方叔率止乘其四騏解見四騏翼翼。錢氏曰翼翼路車有奭。亦作施。小戎

蘇氏曰路車金路也。以有奭言赤又巾車。鈎樊纓。今有鈎有膺。知其為金路。賤曰奭赤貌。音釋與此音異。簞芣魚服。見齊載驅魚服解。見采

薇。鈎膺脩革。脩音條。疏曰春官巾車注云亦以金為之。是鈎用金在額之飾也。膺樊纓也。在膺之飾。惟有樊纓。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金路。其樊及纓以五采。芑飾之而九成。巾車云金路鈎樊纓九就。同姓以封。或方叔為同姓也。方叔元老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雖非同姓。或有得乘金路矣。芑音計。松高疏曰膺是馬之胷前鈎是器物以鈎。類之謂膺上有飾。脩革解見蓼蕭。

與也。厲王之亂。天下蕩蕩如荒榛之地。宣王經理弊壞之天下如耕墾荒榛之地以為田。

經理弊壞之天下如耕墾荒榛之地以為田。

經理弊壞之天下如耕墾荒榛之地以為田。

經理弊壞之天下如耕墾荒榛之地以為田。

經理弊壞之天下如耕墾荒榛之地以為田。

經理弊壞之天下如耕墾荒榛之地以為田。

經理弊壞之天下如耕墾荒榛之地以為田。

經理弊壞之天下如耕墾荒榛之地以為田。

經理弊壞之天下如耕墾荒榛之地以為田。

經理弊壞之天下如耕墾荒榛之地以為田。

經理弊壞之天下如耕墾荒榛之地以為田。

經理弊壞之天下如耕墾荒榛之地以為田。

經理弊壞之天下如耕墾荒榛之地以為田。

故言取芑穀者於何處乎於彼二歲之新田
於此一歲之菑畝皆新墾之地也喻宣王取
民爲兵隨其所取皆新撫之民也旣用民爲
兵乃命方叔爲將而臨之其車有三千乘侈
言兵車之盛也天子六軍不過千乘不必實
有三千乘也師衆千盾皆閱試之知其可用
於是方叔乃率其士卒而行以南征蠻荆自
乘四騏之馬其馬翼翼然甚整肅所駕路車
之飾奭然而赤蓋金路也不乘革路者以革

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以未至戰時也其金
路之車以竹篔爲蔽弗其車所載有魚獸之
皮以爲矢服其馬有婁領之金鈎其馬胷膺
有樊與纓之飾謂之膺又以脩皮爲轡首而
垂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三千乘則甲士九
千步卒二十一萬六千將重車七萬五千人
通三十萬人矣天子六軍出於六卿萬二千
五百人爲軍六軍止七萬五千人無二千乘

之數孔氏謂羨卒盡起王氏謂合諸侯之師
要之詩人之辭不可泥名數以求之其車三
千極言其兵車之盛耳況兵有先聲後實項
羽兵四萬號百萬豈一一如其數哉朱氏謂
孔氏王氏以文害辭其說是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蘇氏曰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

尤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旒央央解見方叔率

止約軹錯衡軹音祁。傳曰軹長轂之軹也朱疏曰說文云軹長轂也

轂則謂之軹兵車乘車其轂長於田車是為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纏束車轂以為飾

蓋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考工記輪人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容者治轂為之形容也篆轂約也錯雜也

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八鸞瑒瑒音瑒韻亦作鏘朱氏曰鈴在

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服其命服朱芾斯

皇芾音弗。傳曰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斯干

從裳色祭時服纁裳故芾用朱赤朱深於赤對

文則朱赤深淺散則皆謂之朱芾也。赤芾詳

解見曹有瑒葱珩音衡。傳曰瑒珩聲也葱蒼

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

軍行建其旂旒央央然鮮明方叔率士卒而行乃乘金車以皮纏約其軹轂有錯雜文采

之衡也車行則八鸞瑤瑤然有聲也其身則

服其受王命之服有黃朱之芾皇然鮮明也

又有蒼玉之珩其聲瑤然也方叔嘗伐獫狁

威名素著又貴謀賤戰以王師臨小醜故雍

容閒暇如此也曹氏曰芾與佩皆非軍中之

和鸞則非戎馬所以然者蓋方叔克壯其猶

如吳起將戰不帶劍諸葛武侯臨陣不親戎

服羊祜輕裘緩帶而盛者威名杜預身不跨

馬而自能制勝故詩人詠其車服之美而已

駘彼飛隼

駘音隼隼音筍○晨風傳曰駘疾飛

之鳥也○釋鳥曰鷹隼醜其飛也○翬○山陰陸氏

謂隼鷓之屬翬翬其飛疾羽聲也○翬○舍人曰

曰鷓屬也今鷹之搏噬不能無失獨

隼為有準或曰即今所呼為鷓者其飛戾天

傳曰戾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

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鉦音征○疏曰周禮有

鉦鏡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鏡也說文云

又云鑄鉦也鑄也則鏡鑄相類俱得以鉦名之

故鼓人注云鑄鉦也形如小鐘是鑄亦名鉦也

鑄似小鐘鏡似鈴是大小之異耳凡軍進退

皆鼓動鉦止非臨陣獨然此文在陳師鞠旅之

官云鳴鑄且却聞鉦而止則鉦鏡二物也但司

馬有鑄鑿鑿而不言鉦故前世疑之崔靈恩集

註謂鉦人伐鼓則勇於戰也今詩謂陳師鞠旅

則未戰矣安待鉦人為擊鼓使進哉就如此則

亦亂於軍制矣○賡曰鉦也陳師鞠旅鞠音菊

鼓也各有其人焉互言之耳

師五百人為旅師旅互言之為顯允方叔伐鼓

淵淵王氏曰淵淵深也師衆振振闐闐音田古

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戎是入而振旅是征

教隱五年左傳云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征

代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

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釋文云出而治兵尚威

武也入而振旅反尊卑也孫炎云出則勿賤在

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長勿出

也。今日闐闐衆盛也猶今人言駢闐也

駢然而疾飛者彼隼鶻也其飛能高至天亦

集於所止之地喻武勇之士能深入敵陣者

皆集於此矣於是鉦人則鳴鉦以靜之鼓人

則擊鼓以動之言士聽節制也鉦人伐鼓互

言之也又陳布其師鞠告其旅誓衆而告之

以賞罰使用命也此顯明允信之方叔既以

誓衆於是進師其伐鼓之聲淵淵然深也方

誓師伐鼓以往即言振旅蓋蠻夷望風畏服

不待戰也全師而歸故闐闐然衆盛也。陸

璣說隼云齊人謂之擊征又謂之題肩或謂

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璣說鴟鳩亦云如此

則隼即鴟鳩矣然說鴟鳩不言是隼說隼不

言是鳴鳩蓋誤矣隼非鳴鳩也

蠢爾蠻荆傳曰蠢動也蠻荆荆州之蠻也大邦

為讎朱氏曰大邦猶言中國也方叔元老傳曰元克壯其猶

賡曰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訊音信出車戎車嘽

嘽音難朱氏曰嘽嘽衆盛嘽嘽焯焯音推輓

他屯反。傳如霆如雷釋天曰疾雷為霆。郭

曰焯焯盛也。靈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蠢動無知者荆州之蠻乃與中國為怨讎方叔為國大老能壯其謀不以力勝乃率其士

衆執訊獲醜獻功而歸訊謂魁首之可問者

醜謂徒黨之降服者其兵車嘽嘽然衆焯焯

然盛其威如迅擊之霆如發聲之雷言却敵

師還而不困憊也顯明允信之方叔嘗與吉

甫同伐玁狁威名已著是以蠻荆聞其名而

皆來畏服也出車不戰亦言執訊獲醜此詩

亦不戰而言之也。或以克壯其猶為勇決

之意今考方叔南征服其命服有瑒葱珩其

從容閒暇如此卒使蠻荆聞風畏服不戰而

從容閒暇如此卒使蠻荆聞風畏服不戰而

夫... 詩... 卷...

屈之非取其老而勇決若矍鑠翁之為也易
大壯注壯者威盛彊猛之名詩人之意正謂
少年輕俊之人往往以勇力求勝未能深謀
遠慮唯方叔老成故能尚謀不尚戰以謀為
壯不以力為壯也六月之詩事勢急迫采芑
之詩辭氣雍容蓋北伐則四夷交侵初用兵
也南征則北方已服中國麤定方叔乘北伐
之威以臨蠻荆也下篇車攻則中興之功成
矣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

復文武之竟土

竟音境

脩車馬備器械復

扶又會

諸侯於東都

戕曰東都王城也

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選上

聲。朱氏曰此詩所賦自脩車馬備器械以下其脩政事攘夷狄則前乎此矣東都洛邑也周公營之而成王會諸侯焉

我車既攻

傳曰攻堅也

我馬既同

傳曰同齊也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

齊力尚疆也田獵齊足尚疾也

四牡龐龐

音龐。龐充實也

駕言徂

東

傳曰東洛邑也

宣王中興為東都之會詩人喜於復見威儀
之盛故鋪張揚厲以見喜談樂道之意上三
章皆言脩車馬備器械之事我宣王之車既
堅緻矣馬既齊力矣四牡皆龐龐而充實將
駕之以往東都也言初發車徒而往東都未
言所為之事也

田車既好疏曰田車四牡孔阜程子曰阜東有

甫草傳曰甫大也。疏曰駕言行狩

此章乃言所為之事謂田車既好四牡肥壯

所以往東者以東有廣大之草今駕車以往
將以田獵也猶未言所獵之地也。此行以
會同為主因講田獵耳詩先言行狩者序事
當自內始故先言田獵車馬器械之備而後
往行狩其實先會同而後田獵也鄭破甫作
圃音補云鄭有圃田今不從下章言獵于敖
地不應又言圃田也

傳曰田者大艾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裼纏旃以為門表纏質以為櫜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

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艾
音刈擻音闌綬而佳反。疏曰大艾殺野草
以為防限作田獵之場殺圍之處未田之前
誓士戒衆在其間止舍也其防設周衛而立
門以織褐布織通帛旃之竿以為門之兩傍
其門蓋南開並為二門用四旃四褐也以表
纏樞質以為門中之闌闌車執之裏兩邊約
車輪者也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
容一握握人四指為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
也馳走而入門不得徐也其軸頭擊着門傍
旃竿則不得入以罰不工也天子六軍分
為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其屬
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
教戰既畢士卒出門乃驅禽納之於防然後
焚此防草而射之焚所艾之草也發發矢射
之也舉綬為表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戰場有
頃數戰者不出其頃界田不出所
艾之防奔走謂出於頃防樞音斟

之子于苗

傳曰之子有司也夏獵曰選徒蹶蹶

音選

○傳曰選

建旄設旄

旄解見鄘干旄

搏獸

于敖

搏音博。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鄆之間士季設

七覆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蒼

此章乃言所獵之地言有司將往夏獵故先

選數車徒無或謹譁唯數者蹶蹶有聲見其

靜治也於是建旄於車而設旄於旄之首以

此車乘之而往將搏取禽獸於鄭地之敖即

甫草之處也

詩記曰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因田獵以選車徒而二

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為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今日奕奕大也赤芾金舄芾音弗

傳曰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履也。赤芾詳解見候人朱芾解見采芑。賡曰金舄黃朱色也

○疏曰天官履人注云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此云金舄者即禮之赤

舄也故賡云金舄黃朱色加金為飾赤舄則尊莫是過故云達履言是履之最上達者也履人

兼掌履舄是會同有繹傳曰時見曰會殷見曰

履為通名也。期王將有征伐之事則合諸侯而命事焉殷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長樂劉

氏曰絡繹不絕也上三章皆言脩車馬備器械此章言會諸侯

首章以我斥宣王此章以彼指諸侯諸侯駕

彼四牡而來其馬奕奕然大朝見於王服赤

色之芾及金飾之舄其來會同者非一絡繹

不絕可謂盛矣喜見中興之威儀也。此奕

奕字毛鄭不解孔氏以為閒習朱氏以為連

絡布散之意然奕本訓大毛於奕奕寢廟奕

奕梁山皆訓大則此亦當為大曹氏曰夫自

侯不朝天子久矣今宣王能先自治而脩政事禦外侮而攘夷狄諸侯但威畏德復來朝

會而其儀物之盛等威之嚴如此故詩人美之猶後世所謂不意今日復見漢官威儀云

決拾既飲

音次。傳曰決鉤弦也。拾遂也。飲利也。疏曰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飲利。

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夏官繕人注。挾天子用象骨拾。韁扞也。著於左臂裏以韁為之。

決繕人作挾。長樂劉氏曰決謂護大指以鉤弦。拾謂護左臂以利弦者也。今日決即衛芄

也。蘭所謂佩鞞。鞞音攝。弓矢既調。綫曰調。謂弓彊弱與矢輕重相得。疏曰適也。

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音恣。傳曰柴積也。

上三章言脩車馬備器械將以行獵實未田

獵四章言既會諸侯此章乃言田獵也田獵

之時有鉤弦之決著於右手之大指有遂弦

之拾著於左臂決之與拾與手指相利矣弓

之彊弱又與矢之輕重相得而調適矣射夫

諸侯以下既同力故獲多宣王將舉積禽以

為乾豆賓客之用而得諸侯射獲以助之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

音倚又音縊。氏曰猗不正也。

不失其

馳舍矢如破

舍音捨。則中如推破物也。綫曰矢發

四黃之馬既駕而乘之兩驂之馬又不偏倚

言御之良也御者能正其馬不失其馳驅之

法而射夫矢發則中如破物然言射之良也

蘇氏曰不善射者御者
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

蕭蕭馬鳴

錢氏曰蕭蕭靜貌

悠悠旆旌

錢氏曰悠悠緩行貌徒御

不驚

朱氏曰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

大庖不盈

日

大庖

君之庖也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朱氏曰不盈言

擇取而用之不極欲也

田事既畢軍旅旋歸觀者唯聞馬鳴之聲蕭

蕭然而靜無他聲也見旌旆之行悠悠然而

緩無亂次也徒行者御車者皆不驚擾大庖

不盈擇取三十而已

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

○李氏曰歐陽公之詩有曰萬馬不嘶聽號
令諸蕃無事樂耕耘蘇東坡詩曰令嚴鉦鼓

三更月野宿獵豺萬竈煙皆是效此兩句而
作也○曹氏曰凡事始乎治常卒乎亂今獵

罷而歸終始靜治○傳曰一曰乾豆二曰賓
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

膘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髀
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與大夫士習射

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古者以
辭讓取不以勇力取膘音縹脅後髀前肉也

膂音愚謂肩前也髀音俾陞二音謂股外髀音
杏水賺也踐音翦賺音歉腰左右虛肉處○

疏曰乾豆謂第一上殺者乾之以為豆實供
宗廟也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第三下

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厨也賤曰射右耳
射當為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為

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已微惡射左股髀而
達過于右脅髀為下殺以其微惡射左股髀而

又孟惡凡射獸皆逐後從左箱而射之面傷謂當面射之踐毛謂在傍而逆射之二者皆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孔氏云惡其害勿小此不能使獵者無之自君所不取以示教法耳大獸公之非復已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嚮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曰辭讓也。釋文曰何休注公羊自左廐射之達于右膈中心死疾鮮潔也

之子于征補傳曰謂有司此之征行有聞無聲問音允矣君

子疏曰君子宣王也展也大成賡曰展誠也

會同之事師徒衆盛由鎬至洛道路悠長非紀律嚴整其擾多矣觀者以田事之終而徒御整肅如此乃深美之曰有司之是役也聞

師之行而不聞其聲信矣宣王誠哉其大成

也言功業極盛無遺憾也賡曰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

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事在哀二十七年左傳作留舒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

其上焉疏曰留意於馬祖之祈禱是能謹於微細求禽獸唯以給賓是恩降於下

詩美田獵耳後序舉三隅言之

吉日維戊賡曰戊剛日也。朱氏曰以旣伯旣

禱傳曰伯馬祖也。疏曰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

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
害馬者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
有用彼禮以禱之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鄭云
馬祖天駟釋文云天駟房也孫炎云龍為天馬
故房四星謂之天駟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
羣醜牋曰醜衆也

外事用剛日故吉善之日維戊也既伯謂有
事於馬祖將用馬力而祭之也既禱謂因祭
而禱之願馬之彊健而獲多也以戊日祭而
禱之其禱之之辭曰曰獵之車既善矣四牡
甚阜而肥壯矣車牢馬壯以歷險從禽將升

彼大阜從禽獸之羣衆而田獵也此告神以
將田獵其實戊日未田也。舊說謂禱於馬
祖二既字不分曉伯是馬祖之神言既伯是
既有事于馬祖謂祭之也猶社是土神方是
四方之神言以社以方則是祭社及方也既
禱乃謂因祭而禱祈之也

吉日庚午朱氏曰庚午亦剛日也既差我馬差音義。傳

獸之所同牋曰同猶聚也麇麇麇麇音憂麇音語。

多也漆沮之從沮音趨。李氏曰漆沮三水名也禹貢所謂東會漆沮即此漆

沮是也故孔氏以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
與古公自土沮漆別也此漆沮正周禮職方氏
所謂雍州其浸渭洛雍州之地非河南之洛也
○曹氏曰漆沮二水名本太王避狄所徙岐周
之地按漢志右扶風有漆縣漆水在縣西東入
渭沮一名洛水亦在岐周若漢中郡之沮水則
出房陵縣之東山東至郢而入天子之所
江非此沮也○漆沮又考見縣

以吉日庚午既差擇我田獵之馬至於田所
獸之所同聚乃有牝鹿麋麋然衆多遂從漆
沮二水之傍驅獸而至天子之所也言牝鹿
則見蕃息之意

瞻彼中原釋地曰廣平曰原其祁孔有傳曰祁大也

儻儻俟俟儻音標○傳曰趨則儻儻行則或羣

或友傳曰三曰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蘇氏曰燕樂也

視彼原中其禽獸形體祁大又甚多有矣其
趨者則儻儻而疾走其行者則俟俟若相待
或三為羣或二為友從王者見禽獸之多於
是率其同事左右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
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挾音浹又音協○儀禮注

行發彼小豝音巴解殪此大兕殪音翳兕詞之

未嘗見駘虞

殪死也。朱氏曰：兕野牛也。解見卷耳。傳曰：言能中微而制大也。疏曰：小者矢中必死，小犯苦於不能射中，大者射則易中，唯不能即死，小犯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者則著即死，異其文者言以御賓客。朱氏曰：御進也。今中微而制大以御賓客。傳曰：饗醴天子之飲酒也，不必專以且以酌醴。疏曰：醴不可專飲，天子為諸侯也。且以酌醴。傳曰：饗醴天子之飲酒也，之於羣臣不徒設醴而已。此言酌醴者左傳天子饗諸侯每云饗醴命之宥是饗有醴者天子飲酒之禮故舉醴言之也。曹氏曰：莊十八年左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預云：先置醴酒示不忘古也。

左右既驅禽獸於是張弓挾矢而射之，牝豕小則難中，乃發而中之，野牛大則難死，乃一

發而殪之，三曰善射也。既得禽獸則以為俎，實進於賓客，不特可以小小燕飲，又且以酌醴而饗，舉行盛禮也。發謂發矢射之，傳云百發百中，則發有中否。今日發彼小犯言發則得犯矢無虛發，不待言中也。醴甘酒少麴，多米二宿而熟，周官酒正五齊之二曰醴，齊五齊味薄所以祭也，三酒味厚人所飲也。坊記云：醴酒在室，醢酒在堂，則五齊亦曰酒，醴味甜於餘齊，與酒味殊，穆生不嗜酒，故元王

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見醴與酒味異也饗

為盛禮惟王饗諸侯則設醴示不忘古禮之

重也醴音禮。詩記曰車攻吉日皆以蒐狩

復焉所以見軍實之盛焉所以見師律之嚴

焉所以見上下之情焉所以見綜理之周焉

吉日四章章六句

詩緝卷之十八



